

13.07

順昌邑志

顺昌邑志

明·正德庚辰版

明·知事马性鲁修纂

福建省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顺昌邑志

马性鲁修纂

福建省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福建省南平市闽北印刷厂印刷

规格32开 字数 130,000

1985年12月 印数 1—2000

(内部发行)

前 言

明·正德庚辰版《顺昌邑志》，是现存顺昌县志中最早的一部志书。这部邑志是当时顺昌知县马性鲁修纂的。

马性鲁，字进之，江苏溧阳县人。进士出身，曾任兵科给事中，因故降任平阳县丞。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十二月，转升顺昌知县。以后又升任寻甸知府。他在顺昌任职期间，兴学校，修县志，革淫祠，兴办公益事业，颇得民心。死后，列入名宦祠崇祀。

在马性鲁修志之前几十年，顺昌第一次修志。但此书久成佚书，现在仅存《小序》一篇。从《小序》中得知该志分为十卷专志，但修纂人及修纂时间已无从查考。马性鲁认为“县志，一邑史也”，关系重大，乃组织一套班子重修县志。由教谕田敏、训导陈福、吴沅负责编次；本邑廪膳生员廖询、叶毓、陈斐、何鑑秀负责采辑，他自己负责主编。在《重修县志凡例》中指出：“旧志统纪不明，辞义不伦”，所以他特更例类，将旧志的十类，分为二十四志。他提出了：“叙事必详”、“修辞必严”、“考究必真”、“删必有所取正”、“补必有所据实”……一套修志理论和原则，以旧志为基础进行删繁、补缺、增新。因此，马氏重修的这部志书，无疑要比前人首次修纂的那部志书更为完善（但经他“笔削概括”，也可能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被阉割了）。这部志书，曾得到当时翰林院国史修撰承务郎舒芬的称赞，说马性鲁“学术纯正，文理密察”。

这部邑志，全书分为十卷，有建置沿革、分野、疆域、风俗、山川、城池、公署、职员、祀典、坊乡、桥梁、土田、户口、贡赋、列宦、流寓、人物、选举、恩典、宅墓、物产、寺观、祥异、词章等廿四志，有序言、凡例和城区图六幅。每志冠以小序，使读者开卷即知大意。人物传，每传末附赞言，总括其德行，叙中有议，颇具特色。通览全书，深感其体例严谨，叙事翔实，文笔简要，详略得当。它保存了丰富的、很有价值的宋、明时期的历史资料，是研究顺昌地方史、福建地方史的珍贵资料。有许多资料和文献，对研究宋、明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人物以及伦理道德等都有很大参考价值。

但是，这部由封建官吏、文人用唯心史观修纂的志书，与其他旧志书一样，有许多封建性的糟粕。如美化封建王朝，诬蔑农民起义，宣扬封建伦理、天人感应、迷信鬼神，等等。对这些糟粕，我们应当以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它。为保存原著的面貌，我们未作任何更改。相信读者也是能分清精华与糟粕的。

明·正德庚辰版《顺昌邑志》，刊行已有四百六十多年，目前国内仅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收藏有明正德十六年刊本八卷，为国内孤本。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为满足国内学术界、社科工作者、修志工作者和地方领导干部的需要，我们根据原版复制的胶卷进行整理，并得到宁波天一阁领导和管理人员的大力支持，用珍藏的孤本加以核对。已佚卷九、卷十词章志，我们则设法从康熙、乾隆、民国三个版本和海外复印来的道光版本的艺文志中将佚文基本补齐。

此书整理工作，由萨照远同志负责一至八卷断句、标点；曾建成、张文清、詹端润三同志负责词章志拾遗的搜集、断句、标点；曾万文同志负责全书校勘、注释。并由上述人员和黄金送同

志组成六人小组，集体核对。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在整理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本志书整理出版，承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廖宗刚同志和教育界老前辈南涧先生，对标点、校勘作了审阅，还有张柯灿、陈声俊、钱志坤、黄大明、康玉赐等同志积极参与校对工作，在此共表谢意。

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重脩順昌縣誌序

始予至順昌視篆餘宵間舊誌病其義頗不倫綱紀不明時欲訂正未遑既閱歲暇日首命諸生知文者翻檢舊載益以見聞彙萃成草繼薦學僚編次成冊筆削隱棄予實惜之幾兩月脫藁佐幕草遂督

時措之亦庶乎爲政之一助也若夫讀其書也考其迹也而觀感興起以之則於茲土之士庶亦或未必無小補云然則茲誌也謂之一邑史固可也豈直文具哉

正德庚辰冬十月荊順昌拙牧

馬性魯序



順昌縣志序

志亦史也曰府縣志者別國史也或曰
志者史之一非也志天文分野即天文
志也志祥異即五行志也志疆域山川
城池橋梁即地理志也志土田貢賦即
溝洫志也志列宦人物列女之類即列
傳志也志詞章即藝文志也志選舉即

賜進士及第福建布政司副使

舉前翰林院

國史脩撰承務郎進賢舒芬序



重修《顺昌县志》序

始予至顺昌，视篆馀，尝阅旧志。病其义类不伦，统纪不明，时欲订正未遑。既阅岁，暇日首命诸生知文者翻检旧载，益以见闻，汇萃成草，继属学僚编次成册。笔削概括，予实僭之。几两月脱稿，佐幕輩遂督工锓梓，图永厥传，渭予当叙诸首简。

乃言曰：县志，一邑史也。作志，亦一家史法也。曷谓史？制度关焉，名物系焉，监戒寓焉，可苟缺耶？曷谓史法？疏则弗备，弗备奚以稽？冗则弗精，弗精奚以观？诞则弗信，弗信奚以传？吉^①苟作耶？此昔之所以为病，今之所以改作也。执笔者又可不慎欤？是故叙事必详，非以誇多也；修辞必严，非以立异也；考究必真，非以求全也。惟务去其疏冗及诞之病，具一邑文事云尔。自视殊歛然，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若谓必备，必精，必信，拟诸史家笔法，则予岂敢？虽然，古今毕录，制度具矣；巨细不遗，名物悉矣；美恶并存，监戒昭矣；时势以判，损益之机著矣；利弊以形，兴革之宜审矣。统纪固有所居，辞义固有所裁，不识有可稽、可观、可传与否。后之有事于兹土者，幸不置诸复瓿，时或展览，探其端，究其归，参互斟酌以时措之，亦庶乎为政之一助也。若夫读其书也，考其迹也，而观感兴起以之，则于兹土之士，庶亦或未必无小补云。然则兹志也，谓之一邑史固可也，岂直文具哉！

正德庚辰冬十月朔，顺昌拙牧马性鲁序。

《顺昌县志》序

志亦史也。曰府、县志者，别国^②史也。或曰，志者史之一，非也。志天文分野，即天文志也。志祥异，即五行志也。志疆域、山川、城池、桥梁，即地理志也。志土田、贡赋，即沟洫志也。志列宦人物、烈女之类，即列传志也。志词章，即艺文志也。志选举，即选举志也。而其大者，志风俗之淳浇，志户口之增耗，则君德世道之所关，非本纪世家之流邪？故作志者非有见于道而备作史之才，未见志之善也。曰前輩言，经载道，史载事。虽作史，于道何取邪？曰道者，事之本；事者，道之充。未有不本于道而能善其事者，故事即道也。史亦经也，《易》、《诗》、《书》、《礼》、《乐》，五帝三王之史也。《春秋》，五伯之史也。其事异，则其文异，而载道则无异也。故志之作亦大矣。苟有大其事而进之者，则以皇上之聰明睿智，睹天文祥异，有不起敬畏者乎？睹山川城池，有不思保守者乎？睹风俗户口，有不念治教者乎？睹列宦人物，有不务亲贤者乎？睹词章艺文，有不惑《九歌》之劝极之敷言者乎？故曰作志者，非有见于道而备作史之才，未见志之善也。

正德岁庚辰，予奔先君丧，过顺昌，其令马侯进之，甫来吊，俄而溪涨不得去，侯复来慰。因坐语曰：“予以政暇，得作志，愿一言序之。然今日未敢以请。”明年五月，果以典史杜君洪为予乡使，缄志来。予惟侯学术纯正，而其材器固非百里治效所可窥测，是志乃其余事。然文理密察，而略无所苟，非予所谓

有见乎道者邪？乃为之序。

正德十六年次岁辛巳，夏五月壬子朔。赠进士及第、福建布
舶提举司副提举、前翰林院国史修撰承务郎、进士舒芬序。

【校注】

①“吉”，乾隆版、民国版《顺昌县志》均作“若”，较妥。

②“别国”，乾隆版、民国版《顺昌县志》均作“列国”。







